

鶴林玉露補遺

一





鶴 林 玉 露

補 遺

(一)

羅 大 經 撰

鶴林玉露卷之一

宋 廬陵 羅大經

朱文公告陳同父云。真正大英雄人。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若是氣血粗豪。却一點使不着也。此論於同父。可謂頂門上一針矣。余觀大禹不矜不伐。愚夫愚婦皆謂一能勝予。而鑿龍門。排伊闕。明德美功。被千萬世。周公不驕不吝。勞謙下士。而東征三年。赤鳥几几。履譏歷變。卒安周室。孔子恂恂於鄉黨。在宗廟朝廷。似不能言者。而却萊夷。墮三都。誅少正卯。便有一變至道氣象。此皆所謂真正大英雄也。後世之士。殘忍尅核。能聚斂。能殺戮者。則謂之有才。鬪隣罵坐。無忌憚。無顧藉者。則謂之有氣。計利就便。善捭闔。善傾覆者。則謂之有智。一旦臨利害得喪。死生禍福之際。鮮有不顛沛錯亂。震懼隕越而失其守者。况望其立大節。弭大變。撐拄乾坤。昭洗日月乎。此無他。任其氣稟之偏。安其識見之陋。驕恣傲誕。不知有所謂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工夫故也。

孫何帥錢塘。柳耆卿作望江湖詞贈之云。東南形勝。三吳都會。錢塘自古繁華。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參差十萬人家。雲樹繞隄沙。怒濤卷霜雪。天塹無涯。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重湖疊巘。清佳。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異日圖將好景。歸去鳳池誇。此詞流播。金主亮聞歌。欣然有慕於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近時謝處

厚詩云。誰把杭州曲子謳。荷花十里桂三秋。那知卉木無情物。牽動長江萬里愁。余謂此詞雖牽動長江之愁。然卒爲金主送死之媒。未足恨也。至於荷艷桂香。粧點湖山之清麗。使士夫流連於歌舞嬉遊之樂。遂忘中原。是則深可恨耳。因和其詩云。殺胡快劍是清謳。牛渚依然一片秋。却恨荷花留玉輦。竟忘煙柳汴宮愁。

楚辭云。餐秋鞠之落英。釋者云。落。始也。如詩訪落之落。謂初英也。古人言語多如此。故以亂爲治。以臭爲香。以擾爲馴。以慊爲足。以特爲匹。以原爲再。以落爲萌。

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帝怒。欲誅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圓轉簡明。意其竊飲。以發此論。蓋風武帝之求長生也。

宋高宗嘗問張魏公。卿兒想甚長成。魏公對曰。臣子枋。年十四。脫然可與語。聖人之道。及隆興初。張魏公督師。南軒以內機入奏。引見于德壽宮。首問魏公起居飲食狀。又問卿幾歲。對曰。臣年三十一。又問卿母安否。對曰。久失所恃。上愀然久之。曰。朕記卿父再娶時。以無繼嗣。曾來商量。卿父曾奏欲令卿來見。今次方得見卿。朕與卿父義則君臣。情同骨肉。卿行奏來。有香茶與卿父爲信。烏乎。君臣相與。其恩意乃至是哉。或者乃謂高宗晚年追悼明受。不滿於魏公。至有寧失天下。不用張浚之言。殆不然也。

杜陵病柿詩曰。猶含棟梁具。無復霄漢志。良工古昔少。識者出涕淚。傷賢者之老病而不獲用也。又曰。種榆水中央。成長何容易。截承金露盤。裊裊不自畏。言少不更事之人。無所涵養。而驟膺拔擢。以當重任。

力綿才腐。凜凜危亡而曾不知畏也。又舟中上水遣懷詩云。篙工密逞巧。氣若酣杯酒。歌謳互激烈。回幹明授受。善知應觸類。各藉穎脫手。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蓋嘆舟人操舟尙有妙手。而整頓乾坤。獨未見妙手也。方天寶間。杜陵少壯之時。雖亂離瘼矣。而人才尙多。故洗兵馬行曰。成王功大心轉小。郭相謀深古來少。司徒清鑒懸明鏡。尙書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又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顛始知籌策良。蓋幸其所以支撐世變者尙有人也。及杜陵晚歲。八哀之詩既作。則一時豪傑。或老或死。而後來者未有其人。此病枵種榆之歎。舟師妙手之歎。意益婉而詞益哀。烏乎。此唐室所以終不振乎。本朝元豐間。洛陽諸老爲耆英會。圖形賦詩。一時誇爲盛事。而識者悲之曰。此皆仁宗所養之君子。至是而皆老矣。升降消長之會。過此甚可畏也。時林行已曰。天將祚其國。必祚其國之君子。視其君子之衆多如林。則知其國之盛。視其君子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國之衰。視其君子之康寧福澤如山如海。則知其爲太平之象。視其君子之摧折頓挫。如湍舟如霜木。則知其爲衰亂之時。又曰。天將使建中爲崇寧。則不使范忠宣復相於初元。天將使宣和爲靖康。則不使劉陳二忠肅愍遺於數歲。皆至論也。

詩家用遮莫字。蓋今俗語所謂儘教者是也。故杜陵詩云。已判野鶴如雙鬢。遮莫隣雞下五更。言鬢如野鶴已判老矣。儘教隣雞下五更。日月逾邁。不復惜也。而乃有用爲禁止之辭者。誤矣。

洛陽人謂牡丹爲花。成都人謂海棠爲花。尊貴之也。亦如稱歐陽公。司馬公之類。不復指其名字稱號。然

必其品格超絕。始可當此。不然。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轆轤。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墮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暗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中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伯玉可謂真君子矣。細考論語。夫子所與友者。僅見伯玉一人。使人於夫子。而夫子問其起居。則金石交情。可以略見。伯玉之躬行純一如此。宜夫子樂與之交也。夫人卽南子也。南子有淫行。然觀其所言。醇粹正大。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不能道者。且知伯玉之賢。而又知伯玉之所以賢。何其明也。迺知以衛靈之無道。南子之淫。奚而不喪者。非止仲叔圉。祝鮀。王孫賈輩之功而已。又知夫子之所以見南子者。蓋以見識議論如此。倘能改行。或者尙可輔衛靈公。以有爲。子路不說。是未知夫子之心也。然南子知賢者。不爲冥冥墮行。而卒不能回光內照。改其淫佚。靈公因南子之言。固宜識伯玉之爲忠臣矣。然卒不授之以政。信乎。知善非難。行善爲難。知賢非難。用賢爲難也。

有良家女流落可嘆者。余同年李南金贈以詞曰。流落今如許。我亦三生杜牧。爲秋娘着句。先自多愁多感慨。更值江南春暮。君看取。落花飛絮。也有吹來穿繡幌。有因風飄墮隨塵土。人世事。總無據。佳人命薄。君休訴。若說與英雄心事。一生更苦。且盡尊前今日意。休記綠牕眉嫵。但春到兒家庭戶。幽恨一簾。

煙月曉。恐明年鴈亦無尋處。渾欲倩鶯留住。此詞淒婉頓挫。不減古作者。南史齊范縝謂竟陵王子良曰。人生如樹花同發。隨風而散。或拂簾幌。落茵席之上。或關籬牆。落糞溷之中。墜茵席者。殿下是也。落糞溷者。下官是也。此詞前闕。蓋祖此說。南金自號三谿冰雪翁。尤工於詩。有江頭吟云。兒時盛氣高於山。不信壯士有饑寒。如今一杯零落酒。風雨蝕盡征袍單。側立崑奴面鐵色。楚客不言未吹笛。關山有月無人聲。自是江頭渚花發。渚花春少未得妍。疑立青山圍水天。杜鵑故態不識事。盡情叫入青楓煙。壯士未握邊頭槊。旄頭如月幾時落。如今世界不愛賢。看取青峯白雲角。烏乎一歌兮歌已怨。壺中無酒可續嘯。蓋模擬少陵之作。詞旨清婉可愛。

嶺南人以檳榔代茶。且謂可以禦瘴。余始至。不能食。久之。亦能稍稍。居歲餘。則不可一日無此君矣。故嘗謂檳榔之功有四。一曰醒能使之醉。蓋每食之。則熏然頰赤。若飲酒然。東坡所謂紅潮登頰醉檳榔者是也。二曰醉能使之醒。蓋酒後嚼之。則寬氣下疾。餘醒頓解。三曰飢能使之飽。蓋飢而食之。則充然氣盛。若有飽意。四曰飽能使之飢。蓋食後食之。則飲食消化。不至停積。嘗舉似於西堂先生范旂叟曰。子可謂檳榔舉主矣。然子知其功。未知其德。檳榔賦性疏通。而不洩氣。稟味嚴正。而有餘甘。有是德。故有是功也。

曲端在陝西甚有威望。張魏公宣撫首擢用之。金人萬戶婁室與撒離曷等寇邠州。端擊敗之。至白店原。又大敗之。撒離曷乘高望師。懼而號哭。金人因目之爲啼哭郎君。後以端恃功驕恣。廢不用。又懼其得

士心竟殺之。自端之死，衆心稍離。金人再戰于富平，我師詐張端旗以懼敵。婁室知端已死，撫掌笑曰：「何給我也？」於是盡銳力攻。我師敗績，自是陝西非我有矣。宋淳熙間，高廟配享洪景廬，舉此爲魏公罪，迄不得侑食。昔孔明斬馬謖，已爲失計。魏公襲其事，幾於自壞萬里長城。至於詐張端旗，尤爲拙謀。徒足以召敵人之笑，沮我師之氣耳。端亦知書，嘗作詩云：「破碎山河不足論，幾時重到渭南村。」昔人詩欲掛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卽此事也。

市璞寶燕石，煮簀食蜚蜚，識者少也。

孟子言求放心，而康節邵子曰：「心要能放，二者天淵懸絕。」蓋放心者，自放也；心放者，吾能放也。放心者，如雞豚出於埘欄，不求則不得；心放者，如鷹隼翔於雲霄，而條籜固在吾手也。衆人之心易放，聖賢之心能放。易放者流蕩，能放者開闊。流蕩者失其本心，開闊者全其本心。

余家藏山谷八大字云：「作德日休，爲善最樂。」摘經史語，混然天成，可置座右。

周禮註：六穀，稌、黍、稷、粱、麥、苽。六清，水、漿、醴、醕。音京醫醫，醕七菹，韭、菁、茆、芹、蒹、筍。六獸，麋、鹿、熊、麕、野豕、兔。六禽，鴈、鶉、鷄、鳩、鵠、鴝。五藥，艸、木、蟲、石、穀。

陸象山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碁。如是者累日。碁工曰：「官人日日來看，必是高手，願求教一局。」象山曰：「未也。」三日後却來，乃買碁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臥而仰視之者兩日。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碁工對。碁工連負二局，乃起謝曰：「某是臨安第一手碁。凡來着者，皆饒一先。今官人之碁，反饒得某一先。」

天下無敵手矣。象山笑而去。其聰明過人如此。其子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制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其精神之盛衰耳。漢文帝以七月己亥崩。乙巳葬。纔七日耳。與寢人之家斂手足形還葬者何以異。景帝必不忍以天下儉其親。此殆文帝之顧命也。雖未合中道。見亦卓矣。文帝此等見解。皆自黃老中來。

歐陽公問一僧曰。古之高僧。有去來翛然者。何今世之鮮也。僧曰。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公深然之。此說却是正理。如吾儒易簣結纓之類。皆是平日講貫得明。操守得定。涵養得熟。視生死如晝夜。故能如此不亂。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病革。周益公推之曰。子澄澄其慮。靜春開目微視曰。無慮何澄。言訖而逝。

或問杜陵詩云。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何也。余曰。此嘆之詞耳。蓋拘束以度日月。若鳥在籠中。漂泛於乾坤間。若萍浮水上。本是形容淒涼之意。乃翻作壯麗之語。東坡雪詩凍合玉樓寒起粟。光搖銀海眩生花。亦此類。

文章一小技。於道未爲尊。此論後世之文也。文者。貫道之器。此論古人之文也。天以雲漢星斗爲文。地以山川艸木爲文。要皆一元之氣所發露。古人之文似之。巧女之刺綉。雖精妙絢爛。纔可人目。初無補於實用。後世之文似之。

尹穉字少稷。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諸公薦之。與陸務觀同賜出身。少稷言行有法。又通世

務時論翕然歸重。嘗論減年賞。當與實歷對使。孝宗用其說。至今行之。後乃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是除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周益公素與之善。便道來訪。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益公每舉以爲士大夫之戒。

張文潛作陳湯論。末云。昔者韓患秦之無厭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與之國。大夫皆諫曰。賞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韓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與之國。是賞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憂無國哉。一本云。昔者魏國患河。其邊之臣起徙而決之。趙魏王大喜。賞其臣以十縣。其相諫曰。守邊而徙河。犯官也。從而賞之。王之臣無守職者矣。魏王笑曰。子憂過矣。有功於魏者。有比於徙河者乎。魏無二河。則徙河之賞無再也。二事皆切。而徙河之事尤勝。蓋徙河犯官。有矯制之意。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翁于岳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棄。金丹一粒誤先生。余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四方以西爲尊。王者之廟。太祖坐西。所謂正太祖東向之位是也。三昭則坐北面南。故謂之昭。昭。明也。向南面之明也。三穆則坐南面北。故謂之穆。穆。幽也。向北面之幽也。今朝廷之上。羣臣皆自東階而升。不敢升自西階。非特嫌若賓主敵體。亦以西爲尊也。班孟堅西都賦曰。左城右平。左。東也。東則爲城。若世

所謂澁道。乃羣臣所由登降之階也。右西也。西則爲平而不爲城也。凡賓主之席。主東而賓西。亦所以尊賓也。非謂東尊於西。而使賓次主也。故禮客降一等。則就主人之階。蓋客不敢自西階爲賓主禮。欲自東階隨主人而升也。主人辭客乃復位。蓋主人不許客然後自西階升也。

唐狄昌詩云。馬嵬煙柳正依依。重見變輿幸蜀歸。泉下阿蠻應有語。這回休更罪楊妃。杜陵詩云。朝廷雖無幽王禍。得不哀痛塵再蒙。蓋幽王以褒姒而致犬戎之禍。明皇以妃子而致祿山之變。正相似也。今無妃子孽矣。而變輿乃再蒙塵。何哉。此其胎變稔禍。必有出於女寵之外者矣。是不可不哀痛而悔艾也。詩意與狄昌同。而其惻怛規戒。涵蓄不露。則大有逕庭矣。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況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余嘗論儉有四益。勤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民晝則力作。夜則頽然甘寢。故非心淫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乃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淫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

何斯舉云。壬寅正月。雨雪連旬。忽爾開霽。閭里翁媼相呼賀曰。黃綿襖子出矣。因作歌以紀之。此名甚新。但所以作歌未甚愜人意。乃更爲補作一絕句云。范叔綈袍暖一身。大裘只蓋洛陽人。九州四海黃綿

襖。誰似天公賜與均。白樂天詩云。安得大裘長萬丈。與君都蓋洛陽人。

渡江初。呂元直爲相。堂廚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會之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胡明仲侍郎曰。雖欲伴食。不可得矣。

鶴林玉露卷之二

葉水心曰。國初宰相權重。臺諫侍從。莫敢議己。至韓琦。范仲淹。始空賢者而爭之。天下議論。相因而起。朝廷不能主令而勢始輕。雖賢否邪正不同。要爲以下攻上。爲名節地可也。而未知爲國家計也。然韓范旣以此取勝。及其自用事。臺諫侍從。方襲其迹。朝廷每有一事。則是非鋒起。譁然不安。昔鄭子孔爲載書。諸司門子弗順。將殺之。子產止之。又請爲之焚書。子孔不可。子產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迄焚而後定。然及子產自爲相。却不知此。直云禮義不愆。何恤人言。蓋韓范之所以攻人者。卒其所以受攻而無以處此。是以雖有志而無成也。至如歐陽修。先爲諫官。後爲侍從。尤好立論。士之有言者。皆依以爲重。遂以成俗。及濮園議起。未知是非所在。而傾國之人。回戈向之。平日盛美。一朝墜損。善人君子。化爲仇敵。然則歐陽氏之所以攻之者。亦其所以受攻而不自知也。水心之論如此。余謂國初相權之重。自藝祖鼎鑪有耳之說始。趙韓王定混一之謀於風雪凌厲之中。銷跋扈之謀於杯觴流行之際。真社稷臣矣。雷德驥何人。乃敢議之。宜藝祖之震怒也。乃若持盈守成之時。則權不可以自重。亦不可以過重。東坡所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則臺諫侍從之敢言。乃國勢之所恃以重也。豈反因此而勢輕哉。水心之說。蓋張方平之遺論也。方平之論。前輩固已深闢之矣。范公當國不久。韓公當國時。最被司馬溫公激惱。然韓公包容聽受。無幾微見於顏面。常朝一不押班。王

陶至便指爲跋扈。而公亦無愠色。蓋已爲侍從臺諫。則能攻宰相之失。已爲宰相。則能受侍從臺諫之攻。此正無意無我。人已一視之道。實賢人君子之盛德。亦國家之美事也。豈有已則能攻人。而人則不欲其攻已哉。諺云。喫拳何似打拳時。此言雖鄙。實爲至論。惟歐陽公爲諫官侍從時。最號敢言。及爲執政。主濮園稱親子議。諸君子譁然起而攻之。而歐陽公乃不能受人之攻。執之愈堅。辯之愈激。此則歐公之過也。公自著濮議兩篇。其間有曰。一時臺諫謂因言得罪。猶足取美名。是時聖德恭儉。舉動無差。兩府大臣亦各無大過。未有事可以去者。惟濮議未定。乃曰。此好題目。所謂奇貨不可失也。於是相與力言。歐公此論。卻欠反思。若如此。則前此已爲諫官侍從時。每事爭辯。豈亦是貪美名。求奇貨。尋好題目耶。余嘗作濮議詩云。濮園議起沸烏臺。傳語歐公莫怨猜。須記上坡持橐日。也曾尋探好題來。

告命自九品而上。角軸二等。以大小別之。此其卑也。染牙以爲經。凡五等。陸朝歷數而上也。而穗艸爲尊。錦幘其端。凡四等。而細毳之錦配穗草。告身皆制綾爲之。玳瑁軸。素繪二等。而繪爲尊。告身五綵。而又有紫絲法錦囊其外。其小異者。錦之紅綠耳。犀軸亦二等。藻繪雖同。而大小有別。三品通用也。絲囊如玳瑁。而錦幘又不同。告身亦如之。而加以金縷。此人臣一品之極也。宮掖之嚴。帝姬之親。大略七等。鑄犀爲軸。珣玉以爲龍。告身五綵。絲囊幘首純紅。而繪如珣玉者最高。以近君也。犀軸絲囊爲最高。而繪皆雲鳳者次之。玳瑁者又次之。繪事如玳瑁。而告紙損其三者又次之。自此而下。三等皆紫絲法錦。雖有差次。始寢卑矣。宰相親王。贈封視紫絲高者。執政贈封視次者。其上四等。明有尊。不敢逼也。絲囊之

制以小鈴十繫之。按式名曰盼錯。黃金塗金白金三等。外庭之繫。惟白金耳。侍從庶僚所封視其官。蕃官祠宇所封從其秩。合而陳之。二十有八等。品位愈高。則物采愈華。此游默齋所記宋朝之制。甚詳明。范曄作東漢史。爲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恠特甚。君子所不道。而乃大書特書之。何其陋也。曹子建辨道論曰。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郗儉。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挾姦宄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輿。棄文驥而求飛龍哉。子建此論。其識過范曄遠矣。漢武帝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顛倒之極。末年迺忽悔悟曰。世豈有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劉潛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來。

盧景亮言。足食足兵而人才足用。則天下不難理矣。著論曰三足記。

范旂叟爲廣西憲。會僚屬小酌。曰。今日之集。非特不談風月。亦且不論文章。只說政疵民病。衆皆唯唯。余從容曰。若談夫子孟軻之文章。以澆光風霽月之胸次。則民吾同胞。物吾同與也。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施之有政。當有本末先後。而民病庶乎有瘳矣。旂叟甚喜。不以爲忤。旂叟號西堂先生。開明練達。遇事如破竹。性剛介。有不可必達其意而後止。在廣西歲餘。丐祠歸養親。發奏牘之日。卽出臺治。寓僧舍。不請俸給錢。將漕湖南。總所專人來索錢。在庭咆哮無禮。命杖而黥之。旣畢。上章自劾。乞歸田里。總所迄不敢害。朝廷爲頒召命。然竟卒於湖南。其將卒也。請僚屬入臥內。命吏取按牘來。據榻判結數事。旣畢。

又曰某縣有母訴其子者。此關繫風教不可不施行。命取來。又判訖。略言及身後事。與僚屬揖別。須臾已逝矣。其精爽不亂如此。有對越集百卷行于世。皆其歷任判斷之語也。近年門生故吏合辭請于朝。特諡清敏。余初任爲容南法掾。纔數月。偶留帥幕。旂叟忽袖中出職狀一紙畀余。余辭以未書一考不當受。旂叟曰。固也。子亦漫收之。若書一考而某未以罪去。則可以放散。不然亦聊見某具一隻眼耳。又曰。非特不必以詩文相惠。明日亦不必到客位。因言近日來諛風可羞。長官招僚屬一杯。其初招也。則有所謂謝請。其既畢也。又有所謂謝會。一杯之酒。兩至客位。行之者不以爲恥。此何等風俗耶。小官不足責。推其原。皆由長官無見識。妄自尊大。遂成此風。此雖小事。然摧壞小官氣節。關繫却大。周禮庖人共祭祀之好羞。鄭康成注云。好羞。謂四時所謂膳食。若荊州之鮓魚。揚州之蟹胥。陸德明音釋云。蟹胥也。山谷詩云。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或曰。用兵之法。殺人如殺艸。使錢如使水。余曰。軍無賞。士不往。軍無財。士不來。使錢如使水可也。乃若殺人如殺艸。則非至論。夫軍士固以嚴濟。然禮樂慈愛。戰所蓄也。所以不得已而誅不用命者。蓋一有逗撓亂行。則三軍暴骨矣。誅一人。所以全千萬人。豈以多殺爲能。以嗜殺爲貴哉。若如所言。則趙充國。王忠嗣。曹彬。反不若白起輩矣。

楊東山嘗謂余曰。文章各有體。歐陽公所以爲一代文章冠冕者。固以其溫純雅正。藹然爲仁人之言。粹然爲治世之音。然亦以其事事合體故也。如作詩。便幾及李杜。作碑銘記序。便不減韓退之。作五代史。

記便與司馬子長並駕作四六便一洗崑體圓活有理致作詩本義便能發明毛鄭之所未到作奏議便庶幾陸宣公雖游戲作小詞亦無愧唐人花間集蓋得文章之全者也其次莫如東坡然其詩如武庫矛戟已不無利鈍且未嘗作史藉令作史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未必能及歐公也曾子固之古雅蘇老泉之雄健固亦文章之傑然皆不能作詩山谷詩騷妙天下而散文頗覺瑣碎局促渡江以來汪孫洪周四六皆工然皆不能作詩其碑銘等文亦只是詞科程文手段終乏古意近時真景元亦然但長於作奏疏魏華甫奏疏亦佳至作碑記雖雄麗典實大概似一篇好策耳又云歐公文非特事合體且是和平深厚得文章正氣蓋讀他人好文章如喫飯八珍雖美而易厭至於飯一日不可無一生喫不厭蓋八珍乃奇味飯乃正味也

宋紹定辛卯臨安之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亦不免而史丞相府獨全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時殿帥乃馮櫟也人言籍籍迄今不免責

韓蘄王之夫人京口娼也嘗五更入府伺候賀朔忽於廟柱下見一虎蹲臥鼻息訥然驚駭亟走出不敢言已而人至者衆復往視之乃一卒也因蹴之起問其姓名爲韓世忠心異之密告其母謂此卒定非凡人乃邀至其家具酒食卜夜盡懽深相結納資以金帛約爲夫婦蘄王後立殊功爲中興名將遂封兩國夫人蘄王嘗邀兀朮於黃天蕩幾成擒矣一夕鑿河遁去夫人奏疏言世忠失機縱敵乞加罪